

怀念沈祖棻先生

李 涵

沈祖棻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八年了。八年来,她的音容笑貌和高尚的品德时时铭刻在我的心里。

我和祖棻先生熟识是1965下半年在湖北省政治学校学习的时候开始的。当时,我们和另外两位女同志同住一间寝室,四个月朝夕相处,友谊日增。她给我最初的印象是:身体瘦弱,面容清癯白皙,说话斯斯文文,做事慢条斯理,她的床铺是四人中收拾得最整洁的。我们彼此很投契,常在一起谈心。从谈话中得知她的身世比较坎坷:她只有一个妹妹,母亲去世后姐妹跟父亲住在南京。1937年父亲和妹妹去沪探亲,适逢“八一三”上海抗战,被留在上海出不来,沈先生则离宁到了大后方。八年中饱尝颠沛流离之苦,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,心想朝思暮念的亲人总可以见面了吧?没想到亲爱的妹妹和父亲竟在胜利之前相继病故了!这是让她最伤心的一件事。她一生中动过三次大手术、五次小手术,主要不是由于生病,而是在她1947年生孩子的时候,因为年龄较大,为安全起见采取了剖腹产,没想到医生不负责任,竟把一团纱布忘在腹腔里,引起腹腔发炎,把肠子烂了一截。一年后,求另一个医生再度开腹才把纱布取出来。由于每一次手术作的不干净,留下些小线头,以后又动了几次小手术,虽然捡回了一条命,但已经不能完全恢复健康了。不仅以后不能再生育,而且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——肠粘连,每逢发作就腹痛如绞,她的身体从此每况愈下,长期忍受着疾病的折磨。1957年的反右斗争,她本人虽没有什么事,但由于她的爱人程千帆先生的缘故,她精神上所受的打击,可想而知,不过她很少谈这方面的事。

从政校学习回来后,由于我们都住在武大二区,

距离很近,时有往来。记得有一次我送她一束玫瑰。蒙她赠诗二首,题为《谢涵君见惠手植玫瑰》:

感君带露剪新枝, 淡白深红色总宜;
最是夜来春气暖, 浓香一枕梦回时。

忙中岁月易侵寻, 忘却寻花旧日心;
忽觉眼前生意满, 教人记起春已深。

这时,三年困难刚过,党的八字方针和各项政策正在发挥着巨大作用,知识分子的处境也有所改善,大家对前途又充满希望。沈先生的诗也反映了同样的心情,她觉得眼前生机勃勃,充满了春意。

可惜好景不常,过了半年,十年动乱就开始了。她们一家被从二区赶了出来,搬到东湖之滨的小码头的一排简易平房。由于正靠在珞珈山的山坡底下,下雨时山水就往屋里直灌,平地水深一尺。就是平时,屋里也十分潮湿。尽管天一晴就忙着晒衣晾被,全家人还是得了风湿病。尤其不便的是距离生活区太远,买菜、看病、发信都要走老远的路。现在从二区到三区马路两边楼房林立,十分热闹了。但在当时两面都是山坡和小树林,越往东走就越荒凉,一到夜晚,到处漆黑一片,一个女同志走夜路是个什么滋味,那是可想而知的。1970年以后,程先生到沙洋分校劳动去了,女儿结婚后住在工厂,只有周末才回来。有六、七年时间,沈先生孤身一人住在武大的“边疆”。她身体不好,走得很慢,出来一趟不容易,可是每日买菜又不敢多买,因为提不动。七三年初我们从沙洋分校迁回来后,住在三区的新二十四家,就在马路边上,正好处在她回家的中途,所以每逢沈先生买菜路过,就请她进来歇歇脚,或者送她一程。文革中,不少老教师被迫搬家,住房缩小了,

可是地点都还不算远,没有哪家象她搬得这么远的。她那样的身体,又是孤身一人,在那里一直住到她去世,其中的艰苦,是健康人很难体会的。可是,对这一切逆境,她都处之泰然,既不怨天,也不尤人。相识这么久,我没有听到她责怪或埋怨过什么人,也没见她发过火,她总是那么心平气和,默默地克服着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。她很少要求别人的照顾和帮助,唯恐增加他人的负担。我慢慢发现,她外表虽然柔弱,内心却是很坚强的。

沈先生心地善良、感情深厚,即使在她自己处境十分恶劣时,也照样关心着别人。文革期间人人自危,我们彼此间很少来往,偶而在路上相遇,也只是打个招呼,勿勿说上一两句。她知道我们也受到了冲击,所以见面时她眼神里流露出深切的关心和同情,只是说:“你自己千万要保重呵!”每逢遇见我家的老保姆总是再三地嘱咐说:“李先生身体不好,你可千万不要走呵!”她真挚的关切给我很大的温暖。她在湖滨的左邻右舍,多数是工人同志。据邻居们说,沈先生没有一点架子,非常好接近,又很关心人,遇到邻居有什么为难的事,她总是尽力帮助。尽管她自己那时经济上也并不宽裕,但仍然多次资助别人。

在学校,她是个好老师,非常关心学生和青年教师们的成长。在家里,她又是贤妻良母,她为程先生受了那么多的委屈,吃了那么多苦,但是她从未向我们埋怨或责怪过他。有一回,我从沙洋回总校有事,临行前她托我给程先生带去两双厚袜子,这里面寄托了她多少深情蜜意啊!我们从沙洋回来以后,程先生还留在那里,只有过年时才回来度假。有一次她告诉我:程先生过春节时生了两个炉子,一个人同时炒两个菜。她笑着说:“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学得这么能干了?”她非常钟爱自己的独女丽则,她说丽则中学学习成绩很好,也很喜欢文学,只是由于环境关系,她没让女儿考大学,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专业,她对女儿未能继承家学感到很遗憾。

沈先生热爱祖国,热爱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。

有一次,她谈起五八年拔白旗的事,她说:“我自己受批判倒没有什么关系,只是批判李白、杜甫却使我非常难过,比批判我自己难过多了!”有的教师,对别人批判他的业务感到非常恼火,没想到沈先生对自己的业务却看的这么淡,而对古代文学家却爱的这么深!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沈先生治学严谨,根底深厚,又长于诗词。从青年时期起就是名噪一时的女词人,她的词曾受到许多名家的赞赏。她的老师汪东先生特别称许她32年所作“浣溪沙”中“三月莺花谁作赋,一天风絮独登楼,有斜阳处有春愁”之句,这是为九一八事变后的国难而抒发的。可是,她从未因自己的才华而骄傲,永远是那样谦虚谨慎,和蔼可亲。柔弱而坚强,怀才而不傲物,这些似乎矛盾的东西在她身上却得到和谐的统一。我开始是同情她的遭遇,但了解越多,就越增加了对她的敬意。她是永远值得我尊敬爱慕的良师益友。

我常想:无论从为人的品德或是才华学识来说,她都是上乘。可是命运为什么偏偏对她这样不公平呢?七七年她惨遭车祸去世,那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,国家各方面的情况开始好转,她和程先生一起到南京、上海等地探亲访友。由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,心情十分愉快,没想到就在他归来的时候,竟然发生了这种意外的不幸。在她去世后的这些年里,随着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,知识分子的处境已有了很大改变,她的家庭也大为改观。每逢听到这些好消息时,我总禁不住要想:要是沈先生在世,她该多么高兴呵!那么多年的苦日子她都熬过来了,这最后的苦尽甘来,为什么她没有等到呢?现在她的遗著经过程先生的精心整理,《宋词赏析》、《唐人七绝诗浅释》和《涉江词稿》早已出版,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,一版再版。她的诗词在海内外得到很高的评价,她的《涉江诗稿》、《沈祖棻创作选集》也将陆续问世。假如沈先生地下有知,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吧!

一九八五年五月写于赴沪江轮上